

谋算

一个180岁的易学奇人
匪夷所思的一生

程小程
◎著

洞悉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规律，
先人一步，谋势布局，方可成就大业

一切玄奥，尽在本书：
长生之秘、易理玄学、讖纬之术、
推背图、梅花易数……

大师

2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2

谋算大师

程小程◎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谋算大师.2 / 程小程著. —北京：北京联合出版
公司, 2017.2
ISBN 978-7-5502-9827-9

I . ①谋… II . ①程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31478号

谋算大师.2

作 者：程小程
责任编辑：丰雪飞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：435千字 700mm × 980mm 1/16 印张：23.5
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9827-9
定价：39.80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，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：010-82069336



目 录

第 01 章	朝堂辩论	001
第 02 章	天门被流放	017
第 03 章	《推背图》玄机	033
第 04 章	阎罗会	049
第 05 章	人死大天堂	066
第 06 章	天门被捕	083
第 07 章	酷吏升堂	099
第 08 章	寻天门	116
第 09 章	天意促巧合	131
第 10 章	女族长	148
第 11 章	巧计除害	165
第 12 章	恩将仇报	181
第 13 章	鸿门宴	197

第 14 章	神树显灵	213
第 15 章	密信疑云	231
第 16 章	道光驾崩	248
第 17 章	佛法度人	265
第 18 章	天意不可违	281
第 19 章	祸不嫁他人	296
第 20 章	通命之法	312
第 21 章	灵山救急	329
第 22 章	星斗南	344
第 23 章	太平天国	364



第 01 章

朝堂辩论

惠亲王要教会天门骑术，便推迟了去热河的行程。

他以为，左右不过耽误两天，不必上奏请假。

练习骑术，京城里当然不行。只有西山健锐营有场地，有教官，也有驯马。

惠亲王不事声张，只悄悄带上天门和段小中，前往西山。

在这件事上，惠亲王太大意了，一错再错，险些酿成大祸。

作为狩猎先锋去热河打前站，是惠亲王主动向道光请求的，别人去他不放心。他能替皇上的安危着想，道光当然欣慰，便亲自给他定下动身的日子。

按大清律令，官员出京，只要日程定下，须准时出发，若推迟行期，要向皇上稟奏，说明原委，准奏后才可延期。

惠亲王觉得自己是皇上的亲弟弟，而且已经领了旨意去替皇上办差，早一日晚一日无关大局，不需要走那么烦琐的程序。

这是他错估形势的第一步。

第二步就更错了，他不该擅入健锐营。

健锐营是什么地方，那是驻扎拱卫京师精兵的地方，不是谁都可以去的，没有皇上的旨意，任何人都不许涉足。

惠亲王恰恰忽略了这一点，他自恃和健锐营的统领熟悉，打个招呼，借马场用一用，不过两天的工夫，不会引人注意。

其实，自道光登基以来，西山健锐营便混乱不堪，将不练兵，兵不练剑，完全成了纨绔子弟博取资历和玩乐之地。

但因为健锐营的职责是守卫京师和皇家安全，这支部队连同营地便十分显赫和敏感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就会引起猜测甚至骚动。

那健锐营的统领也是懒散惯了，加之惠亲王贵为皇族，不愿开罪，就糊里糊涂，放惠亲王进了大营。

惠亲王本无私心，又没有兴师动众，自以为做得隐秘，却不知他的一举一动，全在穆彰阿的监视之下。

穆彰阿得知惠亲王进了西山健锐营，心中窃喜，暗道，天助我也，惠亲王啊惠亲王，这个时候，你竟然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，那就休怪老夫手黑啦！

穆彰阿立即给皇上上密折，参劾惠亲王违抗圣旨，滞留京城，擅入健锐营练兵，定是怀有不臣之心。惠亲王的行为犯了忤逆之罪，请皇上严旨查办。

穆彰阿亲自上密折不算，还鼓动都察院御史及他的心腹们，一同上折子弹劾惠亲王。

惠亲王在查办庄家冤案时，得罪官员不少。这下好不容易抓到了他的把柄，那些人一应而上，全都跟着落井下石，闹将起来。

这件事情便闹大了。

道光瞧着面前一堆奏折，暗自埋怨：“老五啊老五，你真糊涂，怎么做出这等出格的事情来！”

道光当然不相信惠亲王会谋反，可是他这事做得太荒唐，落人口实，不追究治罪，难以服众。

道光看那些参奏的官员里，文庆并不在其中，便将他唤来商议对策。

文庆听说此事，吓得不轻，心里头暗暗替惠亲王捏了一把汗，按照大清律法，惠亲王犯的这个罪可不小，重则夺爵发配，轻则停职圈禁，绝无商量余地。

道光苦着脸问文庆：“你看，惠亲王这件事如何处置？”

文庆道：“臣愿意拿全家老少性命担保，惠亲王绝无谋反之心！”

“朕当然知道他没那个野心，朕不是要你担保，是问你如何应对外头那些臣工的参劾。”

文庆道：“臣听闻，惠亲王去健锐营，是为了教邵天门练习骑术……他以前也曾带阿哥们去那里操习骑射，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他的本意很单纯，只是此次没有请旨，做法上有些欠妥。那些大臣闻风而动，步调一致，甚为诡异，反倒令人担忧。”

“你说得是，有些大臣干正事无能，做起揪小辫子抓人短处的事来，个个伶俐。”

道光说道，“说起来这事有些蹊跷，朕要老五去热河，他拖延不去，怎么有闲心去教天门骑术？”

“这个，臣不知道，不敢妄加猜测。臣以为，皇上应先把惠亲王召回，查问清楚缘由，再做打算。”

“已然派人去西山了，这会儿差不多该回来了吧。”

正说着，总领太监进来禀奏，说惠亲王回来了，正在殿外候旨。

惠亲王在西山正同健锐营统领把酒言欢呢，领侍卫内大臣肃顺和御前侍卫何礼突然出现在面前。

这两人都是道光所信赖的禁宫侍卫，轻易不出宫办差。一见他们，惠亲王愕然一惊，心说不好，皇上派这两人来西山，不用说，定是因为他擅闯健锐营之事，皇上怪罪下来了。

肃顺对惠亲王极为恭敬，施礼道：“王爷，皇上有旨，请您即刻进宫。”

惠亲王神色如常，含笑道：“本王前脚刚到，你就赶来了，好快的消息。”

肃顺不答，做了个有请的手势，让惠亲王走在前头，回头朝何礼使个眼色。等惠亲王上马后，何礼招呼一队侍卫，将那健锐营的统领和天门等人尽数锁了，押往京城。

惠亲王见肃顺如此举动，情知不妙，问他：“你这是何意？为何要锁拿他们几个？”

肃顺赔笑道：“下官奉旨行事，请王爷勿怪。”

惠亲王知他是领了皇上的旨意，与他交涉毫无用处，便快马加鞭，意欲见了皇兄再做解释。

来到养心殿，惠亲王欲进去，却被肃顺拦住道：“请王爷稍候，待下官请皇上旨意。”

惠亲王瞧着四下肃穆，禁卫森严，心说这个娄子捅得不小，皇上必是怀疑我有谋逆之心。

道光闻禀，正欲宣惠亲王进来问话，文庆道：“皇上不可，外头那些大臣可都瞧着呢，此时不宜单独召见惠亲王。”

“难不成要去朝堂上当众质问他吗？”

“只有如此才能堵住众臣工之口。”

“那时如果群臣发难，该如何是好？”

“只能走一步瞧一步。”

道光知道此事非同小可，如果私下会见惠亲王，那些刁钻的大臣少不得议论，说他有意袒护，如此一来对惠亲王更加不利。

文庆亲自出来传皇上旨意，请惠亲王到朝堂上回话。

文庆和惠亲王朝乾清宫走去。文庆低声说：“王爷，你怎么如此大意？才半天的工夫，皇上的御案上便堆满了弹劾奏折。这一关怕不好过，你快琢磨琢磨，想个好法子，到了朝堂上把那些大臣应付过去。”

惠亲王重重地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心里没病死不了人！”

朝堂上顶戴林立，站满黑压压的大臣，惠亲王目不斜视，径直走到自己的位置坐下来，等道光上朝。

道光的身体已不能支撑朝堂之累，多在养心殿处理政务，非重要紧急之事不上朝议事。

道光在太监扶持下，缓缓走上龙椅，在御案前坐下，众臣跪拜行礼，然后分列两边肃立。

穆彰阿等人早已议定方案，先由一位御史痛陈惠亲王僭越王法，擅入健锐营，图谋不轨，然后众大臣附议。

那御史奏陈完毕，大臣们排好队，逐一上前参奏。

惠亲王脸色铁青，冷笑着看大臣们表演。

道光听群臣奏完，瞧着穆彰阿道：“穆彰阿，你没有话要说吗？”

穆彰阿上的是密折，他不想公开与惠亲王为敌，便道：“臣没有要说的，请皇上明察。”

文庆上前一步道：“臣有本要奏，臣以为前面诸位同僚所奏，过于危言耸听。惠亲王去西山健锐营，只为借用马场，练习骑术，并无任何不妥举动，有错却无罪……”

那位御史抢白道：“什么叫有错无罪，惠亲王领旨赴热河，却无故延怠不去，又无皇上旨意，擅入健锐营，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，是一个王爷该做的吗？你怎知他没有非分之想？”

道光问惠亲王道：“你可有解释？”

惠亲王道：“臣弟之心，日月可鉴。拖延行期、擅入健锐营是臣弟的过错，只是事出有因，并无任何非分之想，请圣上详察。”

“是何因由？”

“这个……此事只可与圣上一人讲。”

“还有何事不可当着众臣说清楚的？”众大臣骚动起来。

道光知道惠亲王去教天门骑术，大约和立储有关，此事当然不足与外人道，便说道：“惠亲王去健锐营的目的是练习骑术，有无悖逆举止，一查便知，众臣不必纠缠其他情节。”

穆彰阿听惠亲王讲到“事出有因”四个字，觉得非同小可，便不肯放过，目视他的心腹大臣，示意继续追究。

那位御史高声道：“既然惠亲王称事出有因，定和他的僭越行为有关，不当众说明，如何判断他的对错！”

文庆道：“这位大人，你未免太过分了，只可与皇上一人言的隐秘之事，怎可当众讲出来！”

这时候，穆彰阿不能不站出来说话了，便道：“文庆大人，皇家无私事，事关惠亲王的清白，岂可以隐秘为借口，一带而过？朝堂辩论，正可鉴别是非，您又何必以势压人！”

惠亲王瞧了一眼穆彰阿，笑道：“穆大人说得是，皇家无私事，本王这个‘事出有因’，原非什么隐秘，只是不想让有些人当众难堪罢了！”

惠亲王虽不如穆彰阿有城府，却也非省油的灯，他瞧出幕后主谋是穆彰阿，便擒贼先擒王，欲拿话唬住他，只要他示弱，那些穆党中人没了靠山，便容易对付。

穆彰阿皮笑肉不笑地回道：“既然王爷说不是隐秘，请把实情讲出来，让大家都明白明白。”

惠亲王没想到穆彰阿并不买他的账，当即一怔，不禁有些慌乱。

穆彰阿为何不惧惠亲王的要挟？只因惠亲王这次犯的错太大，无论怎样解释，都躲不过律令宗法的惩治。

这是穆彰阿扳倒他的最佳机会，因此穆彰阿决定孤注一掷，拼得丢了老脸，也要将惠亲王拉下马，以解心头之恨。

何以说是丢了老脸，而不是获罪呢？

原来，穆彰阿早有预判，史正如今不知去向，惠亲王无法以江仁轩那宗贿赂案治住自己。要说天门会不会把自己杀人的秘密告诉惠亲王，这个时候，已经无关紧要了。

惠亲王犯的是忤逆大罪，在议定他的罪状当口上，无论他告穆彰阿什么罪，都有诬告的嫌疑。道光要顾着保住他，便不能深究穆彰阿的事情。而且穆彰阿当年做的那些事，死无对证，查无实据，说出来顶多让众人心中存疑，却没有办法治穆彰阿的罪。

穆彰阿的时机把握得极好，下手便又准又狠，打得惠亲王方寸大乱。

众人见穆彰阿有逼迫之意，便群起附和，要求惠亲王坦白。

惠亲王被逼到了墙角处，再无回旋余地。他有心要把天门事关立储大计讲出来，说明他是为了防备别人找天门预测圣意，才教他骑术，带他离开京城。可是，这种话在朝堂上怎么说得出口。即便说出来，那些刁钻的大臣也会强词夺理，加以批驳，反

而更加被动。惠亲王权衡再三，觉得自己受委屈事小，皇上的尊严事大，万不可因小失大。

惠亲王无言以对众臣的相逼，望着道光发呆。

让惠亲王与群臣对证是文庆的主意，他万万没想到穆彰阿身为军机大臣，会不顾大局，领着众人发难。

眼看局面失控，道光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文庆只得硬起头皮，出来解围道：“穆大人，众位同僚，这儿可是朝堂，当着皇上的面如此吵闹，成何体统。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有事慢慢理论便是。”

“还理论什么，事实摆在这儿，惠亲王身为王公大臣，行为不端，应交宗人府查办严惩。”那位御史叫嚣道。

文庆终于抓住破绽，当即喝道：“尔作为言官御史，直言进谏虽是你的职责，可惠亲王交不交宗人府，要请皇上的旨意。你口出狂言，意欲何为！”

那位御史意识到失言，当即闭口退到一旁，众人这才消停下来。

文庆趁机奏道：“皇上，臣以为，惠亲王领旨办差，可以便宜行事，没有奏请延期算不得过错。至于擅入健锐营一事，可传健锐营统领前来对质，若惠亲王真是练习骑术，并无其他僭越言行，加以申饬，令其检点反省便是……”

穆彰阿道：“文大人的话臣不敢苟同，按大清律法，没有皇上旨意，不得擅入兵营调动一兵一卒。臣斗胆说句大不敬的话，如今皇上年事已高，皇子年幼，以惠亲王的身份，擅入健锐营，怎能不令人忧虑！岂是一句练习骑术便可搪塞的！”

他这句话够歹毒，像一把尖刀，正戳在道光的心窝上。

做皇上的最怕别人惦记皇位，道光年老神衰，疑神疑鬼，对选个储君都犹疑不定，若说年富力强的惠亲王有异心，岂能不疑。

经穆彰阿一挑唆，道光的思路便被引入歧途。

道光想，老五的行为是有些诡异，主动请旨去热河，又不按时起程，却跑去健锐营，而且，还把身怀奇术的天门招至身边，难道他真有反心，要借朕去围猎之时，趁机谋反夺位？

道光打量着惠亲王，脸上的神色凝重起来。

文庆心说不好，皇上定是被穆彰阿的话蛊惑了，开始怀疑惠亲王，这个结可不好解。

惠亲王道：“穆彰阿，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本王的品行皇上是知道的，岂会相信你的挑拨。”

穆彰阿冷笑道：“惠亲王的品行如何，不仅皇上看得清楚，众位大臣也都心知肚明。一年前你还韬光养晦，托病不出，摆出一副闲云野鹤的姿态。可是看到皇上龙体

欠佳，便立刻跳出来，借查多年陈案之机，清除异己，安插心腹，网罗术士妖孽。如今又遁入兵营，排兵布阵。这一切，你做何解释！”

穆彰阿的话，不啻于晴天霹雳，把惠亲王一下子击蒙了。

惠亲王脸色惨白，指着穆彰阿，道：“你，你，血口喷人！”

话说到这份儿上，文庆便不敢轻易说话了。

道光冷冷地对惠亲王道：“你还有何话讲！”

惠亲王颓然倒在座位里，苦笑道：“皇上，你不要听信佞臣谗言，臣弟是何等人，你最明白……”

“朕从前糊涂，现在有些明白了。”道光说，“你来说，穆彰阿所言可是事实？”

怎不是事实，那些事都是惠亲王做过的，可是经穆彰阿巧舌如簧一番说辞，惠亲王竟无力辩解。

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！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！”惠亲王魔怔了一般，反复念叨着。

道光高声道：“来人哪，将惠亲王绵愉交宗人府……”

文庆闻言焦急万分，若把惠亲王押入宗人府，不管是会同刑部审查，还是直接圈禁，再想出来可就难了。

他赶紧跪倒说：“皇上息怒，臣有话讲。仅凭穆彰阿臆测之言，岂可将惠亲王定讞？健锐营统领和邵天门押在外面，何不传他们进来，听他们的口供再做定夺。”

“皇上，那统领和邵天门都是惠亲王的心腹，他们的话不足为凭。”穆彰阿道。

“穆大人，你这就不对了，你便是欲置惠亲王于死地，也得让他心服口服，铁证如山才可以……”

“不要争论了，先把健锐营统领带进来问话。”道光说。

那统领知道擅准惠亲王进入兵营，犯了大清律法，如今事发，其罪不小，因此被押进来后，跪在地上，如筛糠一般，抖个不停。

文庆道：“皇上有话问你，要如实回答，如有半句不实，你可知道后果？”

“臣知道。”

道光懒得发问，道：“文庆，你替朕问他话。”

“臣领旨。”文庆转而问那统领道，“可是你准许惠亲王进入兵营的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他可出示皇上谕旨？”

“不曾。”

“那为何置国法军令于不顾，擅自放惠亲王进入兵营？”

“此前，惠亲王多次带阿哥们来健锐营学骑射，都是传的皇上口谕，这次也说要

练习骑术……因此便没有拦阻。”

“他可与你谈论过别的事情？”

“惠亲王只吩咐小的，派个教官带一个少年去马场操习骑术，不曾说过别的事情。”

文庆很满意他的回答，略加沉思，问道：“惠亲王没与你说过调兵什么的？”

“不曾说过。”

穆彰阿插话道：“文大人，你这样问话，他怎会说实情。依臣之见，把他交到兵部，会同刑部严加审讯……”

“穆大人，你是要严刑逼供、屈打成招吗？”

那统领知道此事惊动皇上，绝非儿戏，磕头赌咒道：“臣的话句句属实，如有半句假话，愿赔上全家老小性命！”

文庆回禀道光：“皇上，臣问完了，请圣裁。”

道光摆摆手，道：“交兵部依军法议罪吧。”

押走那统领，文庆叫传天门。

穆彰阿奏道：“据臣所知，邵天门乃江湖术士，擅长诡辩，朝堂庄重，岂能让这种人登堂入室。”

文庆含笑道：“穆大人，我可听说你欲和邵家结为亲家，将孙女嫁给邵天门的。”

穆彰阿被揭了短，顿时讪讪，辩解道：“那是十年前的事情了，本官只是和邵如林说笑罢了。”

文庆本不愿和穆彰阿作难，但今日见他气焰嚣张，非要陷惠亲王于牢狱，不由得心里愤恨，便奚落道：“穆大人，儿女终身大事，可有说笑的？你是看邵家衰落，不想认这门亲事吧？”

“文大人，我们说惠亲王的事儿呢，怎么扯上我啦？”

“路不平众人踩，你污蔑邵天门是妖孽，我当然要和你掰扯掰扯啦！”

办大事要紧，穆彰阿不想和他纠缠，道：“传邵天门进来。”

天门被侍卫推搡进大殿，左右扫了两眼，大摇大摆地走到中间站定，等道光问话。

文庆示意他跪下。天门视而不见，面带微笑，岿然不动。

先前那位御史喝道：“大胆狂徒，见了皇上为何不跪？！”

穆彰阿奏道：“皇上，这等轻慢君王的狂悖之人，应该杖毙。”

道光知道天门从不跪人的禀性，只是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，不守纲常，实在嚣张。

道光顾着自己的尊严威仪，正欲发作，穆彰阿瞧准了时机，断喝一声道：“来人哪，将这个不仁不义、冒犯天威的东西拖出去，杖毙廷下。”

穆彰阿一番强辞诡辩，打得惠亲王理屈词穷、落花流水。道光也开始对惠亲王产生怀疑，局面对穆彰阿越来越有利。

天门桀骜不驯，不守礼法，正好让穆彰阿抓住把柄，他便挟制服惠亲王的余威，欲一鼓作气，彻底将惠亲王这根眼中钉肉中刺拔了。

穆彰阿在朝中一向擅权专横，目中无人，这时候自以为理直气壮，更加有恃无恐，竟然当着皇上的面，自作主张，要杖毙天门。

群臣不由得面面相觑，看着道光发愣。

文庆冷笑道：“穆大人，你说邵天门不仁不义、冒犯天威。在皇上面前，你大呼小叫，你的举动该如何讲？！”

穆彰阿立即觉出自己失态了，迅疾反应过来，向道光跪拜道：“臣绝非有意冒犯，实乃瞧不惯邵天门对皇上的大不敬，一时义愤……请皇上恕罪。”

道光找回面子，道：“罢了，起来吧。邵天门尚年幼，又非朝臣，不懂朝堂规矩，情有可原，不跪就不跪，站着回话吧。”

穆彰阿暗自懊恼失策，若非自己先声夺人，定可把天门驱逐出朝堂，如今却给天门解了围。

天门朝皇上深深一揖，微笑道：“天门给皇上请安啦！自从天门离开上书房，无时无刻不记着皇上的恩典，皇上龙体可好着呢？”

天门笑容可掬，朝气蓬勃，与朝堂上的沉沉暮气形成鲜明对比，令道光如沐春风，心中的郁闷消去大半。

道光含笑道：“谁说天门不懂礼数，朕瞧着他比你们都懂得体贴人。天门，朕的身体还能撑得住，只是过去这许多年，你怎么变化不大？朕记得你和六阿哥一般大吧，他可比你要高出去一头，你是怎么长的呢？”

“回皇上，乡下粗鄙简陋，怎比得上皇宫的气韵。六阿哥是皇子，有皇上的福祉庇护，他比天门英武是应该的。”

“哈哈，你这张嘴依然伶俐。”道光开怀笑了起来，笑罢说道，“朕来问你，你因何到了惠亲王身边？”

“回皇上，天门原本在乡下挺自在的，只是这些日子，不断有人骚扰，逮着天门问七问八……天门乃乡野之人，哪懂得官场的奥妙。”天门说着，有意地也斜了穆彰阿一眼。

道光听天门含糊地提到“官场奥妙”，又见他偷瞄穆彰阿，心里便打了个结。

天门接着说：“惠亲王去涿州办案，因念着与天门祖父的旧情，屈尊探视天门一家，听说了天门的苦恼，便说‘你随本王去京城，就住在本王府上，看谁还敢骚扰你’。”

天门学着惠亲王的腔调说话，学得惟妙惟肖，不仅逗得道光大笑，连惠亲王也笑了。

天门说话像讲故事似的，道光听着十分有趣，问道：“接下来呢？”

“接下来，天门便不揣冒昧，当走亲戚一样，躲到了王爷府里……倒是过了些清静日子，不过，要说清静，也只是王爷府清静，京城并不大清静……”

“哦，你这几个‘清静’像说绕口令，把朕绕糊涂啦，京城怎么不清静？”

“这事要从头说起……皇上您不累吧？要不您歇会儿？”天门故意逗道光开心。

穆彰阿见道光被天门撩拨得龙心大悦，又里里外外透着要把自己绕进去的意思，很是担忧天门坏了他的大事，便拦阻道：“皇上是有些累了，邵天门，你少卖关子，只说这次去健锐营是怎么回事！”

天门偏不说了，挑衅似的歪头瞧着穆彰阿。

自从天门进来，惠亲王便悬着心，生怕他当众说不合时宜的话。若把立储之事捅出来，皇上恼羞成怒，只能迁怒于他，他罪上加罪，恐怕要万劫不复了。还好，听天门前面的话，十分有分寸，而且有替自己出气的意思，心里甚是宽慰。

道光听故事听得正兴起，被穆彰阿打断，甚是不快，道：“朕不累，你们都不要多嘴，听天门讲下去。”

天门清清嗓子，说：“皇上，当年天门的祖父过世时，家父几乎是连夜变卖房产，搬回涿州老家。天门也请辞上书房伴读，未能继续深造，辜负了圣恩。皇上，天门不想走啊，可是不走不行啊，走慢一步，便没命啦……”

“这是为何？怎么会没命？”

“天门的祖父过世当晚，天门护送祖父灵魂上路，走到半路，被人劫持，丢进护城河里。幸亏天神搭救，天门浮上水面，漂到岸边，这才侥幸躲过一劫。因此回家后，要家父快些料理祖父后事，逃出京城……”

曾国藩也在人群里站着，听天门讲起往事，很是惶恐，生怕他牵扯出自己，要他当众和穆彰阿对质。听天门说是天神搭救，在心里一乐，暗道，这娃娃天生是吃江湖饭的人，编瞎话张口就来。

“有这等事？究竟何人如此大胆，在京城里行凶杀人！”道光疑道。

穆彰阿道：“皇上休听邵天门胡说八道，他一个黄口小儿，谁杀他做什么！再说，即便要杀他，护城河那么深，莫说他当年只是六七岁的娃娃，就是成人失足掉进去，也绝难逃一死。他这是编故事呢，什么天神搭救，哪儿来的天神，一派胡言！”

“是啊，谁会杀你，因何要置你于死地？”

“皇上，你听天门慢慢讲完。这是几年前的一桩悬案，为了不让家父担心，天门从未提起过，今天是第一次和皇上说起。”

天门接着说：“昨几个，天门又险些遇害……因此天门才说京城并不清静。”

“什么？昨几个？昨几个你不是去探望卓大学士了吗？”惠亲王惊道。

“是啊，天门听说师傅病了，觉得近在眼前，应该去探视，尽尽学生的孝道。不料从卓府出来，大天白日的竟被人诱骗到了文庙，从里面出来几个虎背熊腰的混混儿，硬要将天门拖进文庙。”

穆彰阿的神情不自然起来，转念一想，天门并不知那些人的来历，不必惊慌。可也不敢再出言岔开话题，只要一多言，定会让人觉得他是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。

道光问道：“你不是小孩子了，怎会任人诱骗？”

“回皇上，天门虽非小孩子，可是一路念着师傅的病情，便分了心，一时大意，那个歹人要天门给他带路，便上了当。”

“你是怎么逃脱的？”

“幸亏惠亲王有先见之明，派了侍卫一路暗中保护天门……天门仍然怕王爷担忧，才没有告诉他。”

惠亲王不知还有这一番波折，道：“天门，你小小年纪，心里倒是能搁得下事，不过本王可得数落你两句，这种事怎可隐瞒！隐忧不除，后患无穷，那个段小中也是，枉本王如此信任他！”

道光瞧着天门和惠亲王的神情，不像有假，道：“光天化日之下，京城竟出现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，巡捕营和兵马司是干什么吃的！穆彰阿，你回去要严加追查！”

“是，臣一定严查此事。”穆彰阿顺便提醒道，“皇上，天门说的这些事，和惠亲王擅闯健锐营并无关系……”

“是啊，天门，讲了半天故事，你去健锐营做什么？可是真的学习骑术？”

“回皇上，王爷知道天门淘气，也知道有人惦记着寻天门解闷，因此决定带天门同去热河。可是天门不会骑马，王爷才临时起意，要给天门两天时间，学习骑术，然后快马加鞭，赶赴热河，替皇上办差。”

穆彰阿道：“分明是狡辩，却要扯出陈年旧事来，还编出什么文庙遇险的故事。你少替别人回护，按大清律令，你作为平民百姓，擅闯兵营，当斩立决。”

道光想了半天，也没想出天门刚才讲的故事，和他学习骑术有何关联，道：“是啊，你绕了一大圈，究竟想说什么？”

“回皇上，凡事有因才有果，天门讲了半天便是因。正因为天门事事想息事宁人，不愿张扬，便助长了恶人的气焰，才结下连累王爷遭人诬陷的恶果。”

“这从何说起？”

“回皇上，若天门早将遇险之事禀报王爷，他知道京城凶险，便不会久留，带着天门准时起程去热河，哪会有今天这些麻烦？”

文庆和惠亲王对视一眼，都在心里暗暗佩服天门的机智。他这番话虽不能力挽狂澜，却说明了惠亲王擅闯兵营的缘由，更可以表明惠亲王绝无反心。

惠亲王听着心里受用，嘴上却逞强道：“你不过小小少年，怎会连累到本王，本王的事和你无关。”

道光道：“是啊，你怎么连累惠亲王啦？怎知他去健锐营不是拿你做借口。”

惠亲王闻听此言，心里大为酸楚，心说，皇兄啊，我为你肝脑涂地，你却如此有疑于我。

天门说：“回皇上，王爷的心事我懂，他处处替皇上着想呢。”

“哦？他是如何替朕着想的？”

“这件事，天门要和皇上私下里说。”

朝堂上又是一阵窃窃私语。

穆彰阿怒道：“大胆，你算什么东西！给你在朝堂上说话的机会，已是皇上格外开恩，竟敢得寸进尺，向皇上提出这等大逆不道的要求！”

惠亲王要向道光单独禀奏，天门也要和皇上私下里说事，两人像是早有预谋似的，让穆彰阿顿时警觉起来。

不用说，他们所奏之事，定然和立储、和自己大有关系。

若当众陈奏，穆彰阿人多势众，可以掌握主动权。一旦在朝堂上扳不倒惠亲王，给他留下可乘之机，凭天门的口才，加上惠亲王与道光的手足之情，道光难免不被说动心，放过惠亲王。

那时，金口一开，任穆彰阿有天大的本事，也绝难反转。

穆彰阿鼓动众人极力阻挠，力争不许道光私下接见惠亲王与天门。

文庆道：“穆大人，你何必紧张，不管公决还是私议，是非黑白，自有公道。你作为军机大臣，在朝堂上，不守君臣之礼，大呼小叫，如何给臣工做表率？”

穆彰阿辩解道：“本官哪有不守君臣之礼？国家大事，不徇私情，更无不可对人言之理。本官正是秉承对皇上的一片忠心，才犯颜直谏……无论惠亲王如何狡辩，他的不臣之心、僭越之罪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按律当削爵抄家，皇上何必再与这等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之人多费口舌！”

惠亲王冷笑道：“穆彰阿，你真是好一片忠心，不用宗人府定讞，便一口气给本王罗列了这许多罪状！”

文庆怒道：“穆大人，你口口声声律令宗法，却置法令于不顾，未审先决，指斥亲王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！”

“皇上，臣有本要奏。”

惠亲王闻声定睛细瞧，见是刑部右侍郎张奇。张奇曾在庄家一案里受到牵连，被